

少年天才出如皋(上)

《李渔大传》序

□沈新林

的人不多,对李渔研究较少,评价失当,很多问题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他的出生地,就是长期存在争议的难题之一。

学术研究中产生不同观点,见仁见智,不足为怪,是十分正常的事。不过,李渔的出生地本来不应该产生分歧,因为李渔原籍浙江兰溪,出生于江苏如皋。他自己在《与李雨商荆州太守》书中说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白纸黑字,不容置疑:“渔虽浙籍,生于雒皋(如皋)”(《李笠翁一家言全集文集》卷三)。加之李渔一生为人坦率真诚,连自己的个人隐私也不屑隐瞒,从不肯违心地说一句假话,所以,他的自述,应该绝对可靠,不容怀疑。那么,又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说法呢?古人云:“天下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”有的人根本没有读完李渔的全部著作,就贪图轻松,鹦鹉学舌,人云亦云,就简单下结论了。也有的人因为种种原因,没有能看到李渔的自述,对李渔只是一知半解,就一厢情愿地把李渔的出生地定在了他的原籍兰溪了。可以肯定,多数的文学史、人物传记的作者大抵如此。更为严重的是,连《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》的编撰者也是如此,他们并没有认真读完《李笠翁一家言全集》,更谈不上思考研究,就做出笠翁公“生斯(兰溪)长斯”的记载。何以见得?因为《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》的记载与李渔本人的说法相抵牾的地方比较多,例如,李渔及其子女的生年就不准确,均相差一岁;此外,《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》中的《佳九公才子传》是极为罕见的一篇有关李渔的完整的传记,而所载李渔的名、字、号,就有错误,其开篇云“公讳渔,字谿凡,号笠翁”。其实,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,他原名“仙侣”,字谿凡,号天徒;并不叫李渔,当然也与“笠翁”无关;他改名为“李渔”,是中年以后的事,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。

显然,《佳九公才子传》内容并不完全准确,诸如李渔的著作失于记载者尚多,如小说集《十二楼》《无声戏》等,均付阙如。显然,以修撰于民国年间的《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》作为研究的唯一依据,是靠不住的。由于修撰者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完李渔的著作,产生错误的结论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。《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》这一错不要紧,后来兰溪籍的学者文人,包括李渔的后裔,便为李渔出生于兰溪找到了难得的“证据”。对于大多数没有真正研究过李渔的局外人来说,李渔的出生地是无足轻重的,似乎没有任何疑问,笃信不疑了。从心理学角度说,其实这些人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当今社会,名人效应不可小觑,连臭名昭著集恶霸、奸商、流氓于一身的西门庆,都有几个地方在争抢其出生地,更何况像李渔这样的文化巨匠呢?

李渔,是从苏北文化古城如皋走向世界的一代悲剧天才。

这句话说来轻巧,但却是许多学者、文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,才真正高喊出来的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。《李渔大传》的作者张奎高先生就是这些学者、文人中卓有成就的一位,他是当之无愧的研究李渔的功臣。

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一位世界的文化巨人,出生于江苏如皋,并生活了二十多年,中年后又寓居金陵十六七年,营构了蜚声海内外的金陵芥子园,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产业。他在江苏生活了四十余年,是长江水哺育出来的一代天才。李渔文化事业的总体成就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,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独领风骚,日本、法国、德国、韩国等国家都曾先后掀起过“李渔热”。他生平坎坷,思想复杂,文学创作门类齐全,《李渔全集》皇皇二十巨册,六百多万言,其文化产业种类繁多。特别在戏曲创作理论、导演理论、喜剧创作、戏曲活动、白话短篇小说创作、园林营造、编辑出版、饮食烹调、休闲养生等领域的成就空前绝后,至今无人企及,是古代极为难得的可以被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的文化巨匠。他不仅是顶天立地的文化巨人,而且是卓绝的思想家,在三百多年前,他就主张以人为本,讲究享受,超前消费,借贷生活,研究休闲文化,其思想具有前瞻性。他是与西方人文精神和启蒙思想距离最短的中国哲人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长期以来,在李渔的故乡,了解他

操千曲而后晓声

——《龙爪留痕》序

□马国福

认识包宏龙同志,似乎有些年头了。大学毕业到海安县公路管理站工作那会儿,就经常在行业内外的一些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。因为我也爱写文章,所以对这位公路系统同行就特别留意。

古人说“操千曲而后晓声,劝千剑而后识器”。包宏龙肯钻研,他以高度的新闻敏感留意单位建管养征的各个方面的,孜孜以求,思考南通公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亮点。毫不讳言地说,他是资深的新闻人,时常看到他的时评、通讯、消息,以为他是媒体从业者,没想到他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,竟然出生入伍:一位从军十几年的老兵。不过,军人有军人的特性。比如,率性、正直、踏实、勤奋等,在他身上都显露无遗。这一点,从他的文章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得到。

听他说,从部队转业那年,本来是可以进报社的。但他很不喜欢做命题作文,喜欢想写

什么就写什么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,他的思想不喜欢受到束缚。

包宏龙有真性情。他不是为写而写。鲁迅先生说:“哪里有天才,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写作上了。”这句话用来形容他,一点也不过。有一次,有个好友问他“最近咋不写点东西了呢?”他脱口而出:“秃笔意枯,不敢妄动;糊点酒资,不做大梦;江郎才尽,愧对祖宗;加强学习,壮胆争雄。”现编顺口溜,真是他的强项。足见他有一定的文化底蕴。他说:“晚上九点钟,脑子最好用;要是来上半斤酒,思绪如泉涌。”也不知道是开玩笑呢,还是真的。

包宏龙有慧心。在单位,他可算是一位勤快人和有心人。他很会结合工作搞宣传。平时,一点一滴的小事,他会随手写成,或收藏于文件夹,或当成特写、小故事之类发出去。

哪天灵感来了,他把这些东西“烩”到一起,大标题、小标题一调整,就是一篇大文章出来了。这个汇编中的不少文章,就是这样出来的。

他自嘲:这个汇编是“非法出版物”。但我不这么认为。因为这个汇编中所有的文章,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物刊发出来的,而且均付给了稿费。绝不是那种拿钱买书号或出钱发文章的情况。其实,他汇编中的很多文章,我平时都看过。不过,平时发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一般不细看。这次用心看了看,还是觉得蛮有“味”的。

这些年我给山东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西、南通的很多作家、诗人正式出版的散文集和诗集写过序言,但给包宏龙这个文集写粗浅的序言还是第一次,权当作抛砖引玉,你们对汇编的认知就是最好的玉。

史沫特莱的遗著:《伟大的道路》

□汤姆

The Great Road 《伟大的道路》,副标题是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(“朱德的生平与时代”)。此书是史沫特莱的遗著。1950年,著者在病榻上完成了《伟大的道路》的写作和校订。随后不久,史沫特莱因病逝世,下葬北京八宝山。朱德亲笔题写墓碑:“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。”

说起《伟大的道路》的出版,颇为有趣。史沫特莱是美国人,当然用英语创作了《伟大的道路》。然而,由于战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排斥,《伟大的道路》不得被译成日文,首先在日本连载。1955年,《伟大的道路》以日文版在日本全球首发。次年英文版的《伟大的道路》方在美国出版。此后《伟大的道路》又分别被译成德、俄、法、西

班牙、孟加拉、丹麦、意大利文。中译本《伟大的道路》“姗姗来迟”,1979年才由三联出版社初版。

笔者所存《伟大的道路》,大32开,红色硬面精装本,伦敦 Jonh Calder 公司出版,1958年英国初版,美国印刷。红面黑字的护封保存如初,封面和封底内侧印有红军长征地图。扉照有两张,摄于1937年。扉一是朱德总司令,扉二是史沫特莱:两人都身着红军军服。全书12章44节,400多页,详细记述了朱德元帅60岁之前的人生和革命经历。《伟大的道路》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首次向外国读者介绍了大量的党内史实,如张国焘分裂红军等;而且专辟章节讲述了长征。关于长征,从篇幅到细节,可以和《西行漫记》相媲美。



史沫特莱小像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·文化传承篇

文明因交流而多彩

文明因互鉴而丰富



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宣